

楔子

天空灰濛濛的，飄著似有若無的雨絲，落在臉上帶來微寒的冷意。

杜邦站在窗前，靠著深紅色的厚窗簾從三樓俯瞰。

黑色的加長凱迪拉克停在院子裡，引擎聲微不可聞。

白色制服的侍者拉開車門。

一雙尖頭的黑皮鞋探出來，然後是修長筆直的腿、雖披著毛皮大衣仍顯單薄的肩，最後是柔順長至鎖骨的酒紅色頭髮。

文森特·佩雷拉。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誘人無比的傢伙；無論是誰看了，都想推倒他蹂躪一番的傢伙。

杜邦也是其中之一。

說起來，他們已經至少七年沒見了。

歷史悠久的佩雷拉家族，是法國迄今仍有錢有權的大貴族之一，表面上經營奢華品牌，實際上，家族百分之六十的收入都來自毒品交易。但家族與政界關係千絲萬縷，每次競選，佩雷拉家族都會投資大量助選金為關係友好的候選人護航，所以所有見不得光的勾當都有人為其掩蓋。

照理說，這樣強勢家族的少爺，誰也不敢把腦筋動到他頭上。只可惜，文森特雖然是佩雷拉家族的二少爺，但從他九歲時，同父異母的哥哥唐接掌家族大權不久，他便被送往英國貴族學校，其母也因車禍身亡，成為典型的家族內部鬥爭下的犧牲品。

文森特拉了白色手套，察覺到杜邦目光似的，他忽然抬頭看向那個窗口。

天藍色的眼睛純淨無比，如同一顆切割完美的藍寶石。

太過奪目，讓周圍的一切瞬間失了顏色。

杜邦覺得體內一陣熱流竄動。

七年前鮮明的一幕幕在大腦中飛快掠過。誘人的赤裸胴體、蒼白無力的掙扎、絲綢般的皮膚觸感，以及那雙充滿恐懼的天藍色眼睛。

時隔七年，他來找他是為了什麼？報仇？

杜邦嘲諷地揚了揚嘴角。

一個被唐·佩雷拉那樣冷血殘酷的人奪去一切的喪家之犬，有的只是一具漂亮的軀殼，他何必害怕？更何況，這是在他杜邦的宅邸。

這樣想著，他放下手中的高腳杯，拿起桌上的手槍。

文森特跟著侍者邁上石階。

杜邦的莊園很符合英國貴族的審美觀，繁複而華麗。潮濕的水氣，讓爬牆虎顯現出一種近乎妖異的豔綠。

文森特邁進屋裡，脫下厚重的大衣交給侍從。

「佩雷拉，真是稀客啊。」杜邦走下鋪著紅色地毯的樓梯。

「我也是剛回到倫敦。多年前承蒙您的照顧，這次回來不來拜訪總是說不過去。」

文森特笑笑，摘下手套，露出瘦削纖長的手指。

他微微躬身，伸出手。

杜邦卻沒有去握，而是微屈一膝，將他的指尖輕輕提起，親吻。「我很榮幸，美麗的公主。」

文森特沒有生氣，保持著他一貫的優雅，偏頭輕笑，帶著蠱惑般的魅力。

長長的餐桌，杜邦和文森特各坐一頭。

文森特低頭，手邊兩側擺著各種形狀的餐刀、叉子和勺子，他像是饒有興味地拿起餐刀掂量一下，然後放下。

僕人在兩人的高腳杯裡斟上香檳。

杜邦拿起酒杯向他致意，「敬重逢。」

等他放下酒杯，發現對方碰都沒有碰面前的酒。

「我還未成年。」文森特笑笑，給了解釋。

杜邦暗暗咒罵一聲：裝什麼，你這個專爬男人床的蕩婦。

他之所以如此生氣，是因為那杯酒裡，他可沒少作文章。

第一道菜是開胃濃湯，然後是冷盤，接著才是主菜。

文森特似乎吃得很開心，握刀的手指彎成漂亮的弧度，切著盤中的食物，切開剛好一口的大小，再送入口中。每一口咀嚼都緩慢而優雅，充溢著誘人的魔力。

杜邦看著他的動作，差點克制不住撲上去壓倒他的衝動。

這是他的府邸，到處都是他的人。文森特孤身一人，可以任他為所欲為。

他要把他鎖在籠子裡，剝掉他所有的衣服，把他像隻動物一樣豢養起來，蹂躪他、折磨他！

他這樣想著，刀觸碰到盤子，發出響亮的聲音。

文森特恍若未聞般，低著頭，嘴角慢慢挑起。

到了該上甜點的時候，僕人退了出去，文森特卻毫無預警的站起來，走過去，將門反鎖。

他走路的姿勢端莊而優美，又隱隱透著挑逗的意味。

「是不是到時間，該享用我的甜點了呢？」文森特輕聲自語，眼角彎成一個妖異的弧度。

「你現在應該還不知道，消息沒傳得這麼快。」

杜邦手支著下巴，打量著近在眼前的人，「什麼？」

「詹姆斯、艾倫、瑪菲爾都死了。」

杜邦笑容僵在臉上。

他們四人，七年前輪姦了文森特。

「小寶貝，你在嚇唬誰呢？」他的手慢慢伸向口袋，指頭碰到冰冷而堅硬的物體。

一瞬間文森特按住他的手，「喀啦」骨頭碎裂的聲音清脆的響起。

並沒用太大的力氣，只是角度拿捏得精準，便達到他要的效果。

「其實，該死的不僅是他們。」

少年帶著笑意的聲音剛落，巨大的槍聲一聲接著一聲響起。震動著這座古老的大宅，發出輕微的顫動。

「你……」杜邦雖然不是彪形大漢，但是平日要制伏文森特這樣瘦弱的少年是輕而易舉的事，現在卻動彈不得。

「你喝的那杯酒，本來是給我的。」文森特漂亮的藍眸泛出愉快的笑意。巨大的恐懼襲來，杜邦拚命想要逃離，他顫抖著從椅子上滑落，在地上爬了幾步，然後看到那雙尖頭皮鞋。

「求我也沒用，所以你只要留著力氣尖叫就好了。」文森特好整以暇戴上白色手套。

餐刀從骨縫間穿過去，手下稍一用力，杜邦一隻手掌便被齊腕削斷。

慘叫聲迴響在莊園內，奇怪的是，竟無人聞聲趕來。

文森特打開餐廳大門，邁過一路橫七豎八的屍體，踩著吸了鮮血的紅色地毯下樓。一身黑色西裝，戴著墨鏡的男人走過來，替他披上大衣。

門口的加長勞斯萊斯車門邊，倚著一個正在抽雪茄的男人，他微微仰頭，半眯著眼睛。

「有必要折騰這麼久嗎？」

「有必要大陰天的都戴著墨鏡嗎？」

有時候，人們總是喜歡做多餘的事，根本毫無意義，卻能從中得到樂趣。

那人拉開車門把文森特扔進去，然後自己也坐進去。

「喂，你弄疼我了，休斯頓。」

引擎聲轟鳴，數十輛黑色轎車在微雨中滑入灰色的霧氣。

第一章

文森特看上去太無害，讓無數的人被他的外表所欺騙，但有些人就是這麼矛盾，明明什麼低級下流的事都幹過，偏偏還能讓你覺得他乾淨得如同一張白紙，勾引起人們去玷污他的慾望。

文森特坐在休斯頓腿上，直視著他的眸子，有一瞬間失神。

這個男人有著深邃的眸子和挺直的鼻梁。他的瞳孔是淡淡的淺灰色，如同倫敦的霧氣，神祕而危險。

他看人的目光很沉靜，帶著與生俱來，如同神靈俯視眾生的高傲和憐憫，會讓人產生奇怪的依賴感和景仰。

只不過，他做的事就不像給人的感覺那麼高雅了……

「Fuck。」文森特低咒一句。

他很不喜歡在車裡做，狹小的空間讓他無法伸直腿，而且只能把重心完全倚靠在休斯頓身上不能自主。

「告訴過你了，貴族不應該用這麼低級的字眼。」休斯頓的手在他衣服裡遊走，牙齒和舌尖情色咬著文森特細膩的皮膚，然後提起他的腰，再重重壓下。

文森特翻了個白眼，放棄般趴在他的肩膀上，「好吧好吧，像您這樣優雅的流氓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命運是怎樣周旋在這兩人之間的呢？那要從好多好多年前說起。

文森特的母親—瑪姬，是大少爺唐的母親去世之後，佩雷拉族長續娶的美麗女歌伶。

她嫁給格里德·佩雷拉時，年僅二十三歲。那時，她的事業才剛起步，而因為她迷人的歌聲和長相，被冠上海妖的名號。就如同海妖塞倫一般，迷惑著世人甘願為其墮落。

文森特完全繼承了母親精緻如同藝術品一般的面容。

天藍色的眼珠比天空要純淨、比寶石更耀眼；面部線條細緻，皮膚光潔得如同絲綢一般，再加上一頭柔軟、有光澤的酒紅色頭髮，美麗之中透著妖冶。不過，除此之外，而且，他還擁有一項比母親更加誘人的特質—純淨。

與天生冷酷又陰鬱的唐比起來，文森特簡直就是佩雷拉家族的天使。

他是那麼的活潑、純潔、善良，在佩雷拉這樣一個黑暗骯髒的家族中，他陽光一般的氣息吸引著所有人的目光，也讓所有人把他當成寶貝一般捧在手心。

但是，當格里德去世之後，一切便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他被從這個世界的中心，眾人仰望的位置狠狠摔落。

唐繼位的第二天，文森特母子被趕出佩雷拉大宅，由奧斯丁·佩雷拉，文森特的叔叔照顧。

直至兩年後，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文森特才又被唐召見，回到自己曾經稱之為家的地方。

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穿著整齊的少年打著呵欠從車裡走下來，一臉沒睡醒的樣子。似乎對即將見到的血親，沒什麼興奮之情。

管家恭敬地迎接他，微微鞠躬。「文森特少爺。」

「領帶好難受啊……」又打了一個呵欠後，文森特說著，輕輕一拽，扯開領帶，然後靈巧打開領口的釦子，露出修長雪白的脖頸。

這只是一個無意識的動作，然而，卻莫名的有種引誘挑逗的味道。

管家看著眼前的孩子，不知為何，心跳忽然加快。

院子裡所有保鏢的目光此刻幾乎全悄悄聚焦在這個少爺身上。

「請跟我來。」管家定了定神，這才想起，要領二少爺去見族長。

在豪華的二樓書房中，唐坐在書桌後，正在處理堆積如山的公文。

管家把文森特領進房間，便恭敬地退下去，關上門。

唐沒有抬頭，依舊埋頭看著手中的文件。

文森特也沒有說話，他把手插在褲子口袋裡，然後隨意的走到唐對面的椅子坐下，毫不掩飾的直直盯著同父異母的兄長。

什麼都沒有察覺般，唐蒼白的指尖翻過紙頁，沒有感情的目光一行行滑過紙頁上的字。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流逝。

文森特微微側著頭，帶著一點笑意，絲毫沒有不耐煩的繼續打量著唐。

只是一

這個十一歲少年的臉上，並不是慣常那種無害而單純的笑容，微微上挑的眼角帶著不屬於孩子的成熟。

不知過了多久，唐翻過最後一頁，然後闔上文件夾。

他抬起頭，有些疲憊的把身體往後靠進寬大的座椅裡，十指交疊，手肘架在扶手上，手放在膝蓋上。

這是掌控者的姿態。

文森特眨眨眼，彎起眼睛笑。

「哥。」他開口，聲音甜甜的。

唐靜靜的看著他。

「你瘦了好多，族長當得很辛苦嗎？」不見他回應，文森特頓了一頓，用一種不知是幸災樂禍還是同情的口吻又輕聲道。

唐抬起一隻手，輕輕支著下巴。

「你看起來不錯。」他輕聲說，對異母弟弟的挑釁沒有任何怒氣。

文森特冷哼了一聲，口氣滿是嘲諷，「的確不錯，除了每天看到自己母親和叔叔在床上鬼混之外。」

「你不滿嗎？」唐沒有感情的問，似乎對這個消息一點也不驚訝。

文森特沉默了一瞬。好吧，的確，他在告狀。

「沒有，這樣很好。」少年的表情有些倔強。

唐的眼睛裡流露出一絲溫柔的神情。

其實，兄弟倆的關係並不像外界傳揚的那樣糟糕。比起自己的母親，文森特其實和他這個異母哥哥更加親近。

只有在自己面前，這小弟才會放下他盜世欺人的面具。

文森特喜歡偽裝，這是他的惡趣味，用單純無害的外表欺騙世人，看著他們對自己露出驚豔、喜愛的表情，然後嘲笑他們的無知和愚蠢。

曾經，在一個夜晚，文森特在天台上玩著煙火，自己站在他的身邊，周圍空無一人。

絢爛的煙花在天空中綻放。

文森特一個一個點燃它們，然後看著它們熄滅。

天藍色眸子映著煙火的顏色，竟比五彩繽紛煙花還要絢爛、美麗。

最後，他抱著當時才七、八歲的文森特離開。

當時文森特趴在他的肩頭，輕輕笑著問：「哥，所謂的『單純』這種東西，真的存在嗎？」

對懷裡的孩子竟會說出這樣冷眼的話，他沒有任何的驚詫，只是平靜的回答，「存在，只是不存在我們的世界裡。」

思緒從回憶中抽離，唐又開口，「瑪姬還好嗎？」

「好。」文森特簡單的回答。對沉浸在戀愛中的女人，他實在沒有任何興趣，他覺得她們因為愛情失去智商。

瑪姬的自戀傾向導致她極其戀子，在遇到奧斯丁之前，她把全部的愛傾注在唯一的兒子身上，恨不得一天到晚把文森特抱在懷裡，不讓任何人碰一下。

文森特從小就在瑪姬過度的愛中掙扎，疲憊不堪。

所以，他對自己的母親，其實感情非常複雜。

「文森特。」

「嗯？」文森特眨了眨眼，詢問的目光看向異母兄長。身體稍稍前傾，把手肘擱在面前的辦公桌上，雙手支著下巴。

唐沉默了幾秒，垂下眼睛，輕聲問：「你把我當成什麼？」

不加思索，文森特立刻回答，「兄長。」

唐冰藍色的眼睛抬起，看向對面跟自己有相近瞳色的男孩，「我沒有把你當弟弟。」

文森特沒有驚慌，他歪了歪頭，揚起嘴角輕笑，等著對方的後話。

「你對我來說，只是個有利用價值的籌碼。」

文森特怔了一怔，但笑容仍舊沒有消失。

「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語氣裡有撒嬌的味道。

唐直視著他的眼睛。

他看得出，文森特雖然偽裝得完美，但是他害怕了。

「想要不被別人隨意丟棄，就要讓自己變得更有存在和利用的價值。」

嘴角的笑容消失了，文森特沉默的看著唐，表情看上去依然天真，但是那天真的背後，卻藏著一種無法言喻的複雜和深沉。

恨與愛是對立的，但是，很多時候，恨來自於愛。

我們有很多理由恨自己所愛之人，比如，對方的背叛；比如，對方的欺騙和拋棄。

文森特被送走的那一天，天空是一片陰霾。

唐坐在窗邊，從二樓看下去。看著院子裡僕人忙碌著將一箱一箱的行李搬上車。

文森特站在門口的台階上，沒什麼表情，任母親抱著他失聲痛哭。

兒子將要被送往英國的消息，被瑪姬從奧斯丁口中無意中聽到。她不是個懂得隱藏情緒的女人，感性而脆弱，對她來說，文森特就是整個世界的重心。

她無法接受獨子將要被送走，成為家族鬥爭下犧牲品的事實。

起程的時間很快就到了，文森特被從母親的懷裡拉開。

瑪姬發瘋了般想要擺脫旁人的阻止、衝上去重新把兒子拉回自己懷抱。

「唐！」她尖銳的叫聲在冰冷的古堡牆壁間迴盪。「他是你弟弟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她瘋狂、歇斯底里的控訴，「你是沒有人性的魔鬼，你是佩雷拉家族的災難！」

美麗的臉因為恐怖的表情而變得扭曲，她酒紅色的頭髮散亂著。

她拔聲詛咒，「唐！總有一天……你會遭到報應的，你也會失去最重要的東西！」

文森特被強行押上黑色轎車。

他酒紅色的頭髮在一片灰色的背景下很突兀。

上車前的一刻，他忽然回頭，看向二樓的窗口，迎上唐的目光。

那雙寶石藍眼睛，依舊純淨而無雜質。

嘈雜混亂之中，他卻彷彿置身於另一個絕對寂靜的空間，從頭至尾，他都安靜的不置一詞。

只是那雙寶石一般堅硬透明的眼睛裡，掩藏著深刻的恨意和不甘。

母親的瘋狂咒罵聲一直沒有停下來。

但這位從雲端摔落的貴族之子的磨難遠遠不僅於此。

比如，母親的「意外死亡」和他被輪姦。

眾所周知，文森特是佩雷拉家族的棄兒，是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沒有人再保護他，失去一切庇護的他成為了可供人發洩和消遣的對象。

所以，那樣骯髒的事會發生在文森特身上並不奇怪。

只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這個看上去沒有絲毫生存能力的孩子，竟毅然決然與佩雷拉家族劃清界限，消失在所有人的視線中。

十三歲時，文森特逃離了貴族學校。

他不是傻瓜，等著有一天那個人突然不高興時，把他像母親一樣悄無聲息做掉。被像狗一樣豢養著隨意打罵，倒不如像老鼠一樣靠自己生存在最陰濕的水溝裡。雖然兩者都不是什麼好選擇。

他去了倫敦的蘇豪紅燈區。

縱橫交錯的狹窄街道，兩側是格外陳舊的破落建築。夜晚，嫣紅的廣告霓虹燈閃爍，上面寫滿挑逗性字句，店鋪門外都貼著 **Licensed**—有執照的字樣，然後光明正大的敞開大門。

跟那些穿著暴露的阻街女郎一樣，文森特每日抽著細細的女士香煙，靠在陰濕小巷的巷口，然後拿錢辦事。

有些事情你做多了，就會習慣，慢慢也感覺不到什麼。但是有些事，做得再多，還是不會喜歡它。

所以，當文森特發現自己有機會擺脫這種境遇時，他便抓住它，擺出寧死也不願鬆手的架式，像一隻咬住肉的烏龜。

那一天，白羽開著敞篷賓士，緩緩駛過紅燈區。

他是個漂亮的東方人，身材高，頭髮柔軟，一眼看上去很居家、很謙和，這讓他很容易被淡忘在人群中，當然，這也是一個殺手的職業素養之一。

他剛剛才在慈善晚會現場，數千人的注視下，狙擊了佩雷拉家族的倫敦代理人。一槍爆頭，螺旋形的子彈炸開那傢伙醜陋的後腦。

他悠閒收槍，拆卸完畢，然後親吻一下，放進琴箱。就像所有電影裡的殺手們，為了讓自己看上去優雅有氣質，用琴箱來藏殺人的工具。

窗外，三十層高的樓下，螞蟻大小的警車閃著紅光從各個路口湧來。

白羽拿起丟在床上的外套，把房卡扔在琴箱上，鎖門。

他走到一處電梯前，按了向下按鈕，然後輕鬆扳開電梯門，抓住曳引鋼絲繩，讓鋼絲繩帶著他安穩降落在二樓。

他從無人注意的角落轉出來，氣定神閒穿過大廳時，有警員走過來準備攔下他。此時，手腕上的錶發出清脆的滴滴聲，白羽甚至還微笑著對警員點了點頭，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整個地面都搖晃起來，人們發出刺耳的驚叫。

三十層樓數十個房間同時發生爆炸，一時間，火光沖天。

通常殺手都是極珍愛自己的槍，如同珍愛情人，不過白羽是個例外。剛才那把槍已經在爆炸中化為廢鐵，不會留下關於他本人的絲毫線索。

「該死！第一分隊剛上了三十層！」

「快叫醫療組！」

人們擁擠著在大廳中奔跑，從他身邊經過。

而他，淡定從容，與周圍的一切形成鮮明的對比。

白羽走到空曠的停車場，拿出鍊著毛絨鑰匙圈的車鑰匙，坐進車子，發動引擎。當他在第二個紅綠燈前停住時，他調轉了方向，漫無目的開始游蕩——他被人跟蹤了。

然後，不知不覺駛進紅燈區。

妓女們不會沒事來勾搭這些開著百萬跑車的人。她們不笨，不認為那樣的有錢人會冒著染上疾病的危險來找她們這樣的女人，除非，是為了滿足更加瘋狂、變態的慾望，比如殘虐和殺戮。

白羽很抑鬱，他沿著路邊開得很慢，然而卻無人搭理他。如果他一無所獲的從紅燈區開出去，估計麻煩就大了，跟在他後面的人，必然會有所行動。

他一點也不知道是自己開著的跑車惹的禍，身為一個潔身自好的紳士，他在這方面經驗為零。

「喂。」忽然，一個男孩叫住他。

白羽停了車，打量著站在車門邊的少年。妖冶的酒紅色頭髮長到胸前，皮膚蒼白而嫩薄，可以看到表皮下淡色的血管。他穿著不合身的襯衫，襯衫蓋到大腿，領口微敞，修長的脖頸暴露在空氣中，帶著無聲的挑逗。但是他那雙眼睛，純淨的天藍色，讓人不由自主想到天空，那麼清澈而聖潔。

那一刻，他居然想到墮落的天使。

男孩手指間夾了細細的香煙，他抽了最後一口，然後那煙旋轉著畫出弧線，在地上摔滅，星火零落。

「先生，你要服務嗎？」他微笑，淡淡的巧克力味瀰漫開來，那是香煙的味道。白羽看了眼後視鏡。他不是同性戀，更沒有戀童癖，不過目前的情況好像不容他選擇。

「上來吧。」

男孩沒有從另一側上車，而是直接拉開車門，坐到他腿上。

「喂，你這樣我沒法開車。」

男孩帶著巧克力香味的柔軟唇瓣貼上他的皮膚，輕輕摩挲，帶來細小的酥麻感。

「我幫你開，你踩住油門就好了。」

白羽揚眉笑笑。

兩人極有默契，這樣配合著開在狹窄的街道上竟然一路順暢。

「你有槍嗎？」男孩突然問。

「有，在座位底下。」

男孩突然轉動方向盤駛進一條幽靜的小巷。裡面很黑，沒有路燈，他突然又一轉方向盤，一條看上去筆直的小巷，竟然還有個岔口。

大概明白他要做什麼，白羽帶著點好奇，不加阻攔。

男孩從座位下摸出槍，默默裝上消音器。

很快，跟在後面的那輛車也駛進來，然後停下車，兩個人從車中走出。

不遠的距離，但是機會只有一剎那。

「噗！」子彈破空而出，第一人應聲倒下。「噗！」第二發子彈幾乎同時射出，第二人倒下。

男孩跳下車，如同一隻貓，步伐優雅。

白羽跟過去，然後看著他平靜的對著那兩個在地上毫無抵抗之力的人射擊。

一般而言，受害者被連刺數刀或者身中無數彈的殺人案件，都是兇手在極度驚慌或者興奮的情況下，不可控制的衝動行為。

但是，男孩不一樣，他每一槍都極其有耐心，尋找合適的射擊部位，彷彿在進行一場有趣的遊戲，而且遊戲者十分樂在其中。

當彈匣中剩下最後兩枚子彈時，他才射擊他們的頭部。

即使是白羽這樣的職業殺手，也不得不承認，這孩子是天生的嗜殺者。

「喂，帶我回家好嗎？」男孩站在屍體旁，卻沒被鮮血濺到半分，依舊乾淨而純潔，他回頭看著白羽，帶著淡淡的期待和懇求。

他在賭。他分明可以留下最後一枚子彈對白羽的腦袋開槍，然後開走那輛價值不菲的賓士，但是他沒有。後來，他也很慶幸自己沒有，當他明白白羽是什麼等級的殺手之後。

「你叫什麼？」

「文森特·佩雷拉。」

「嗯？我今天還真是跟姓佩雷拉的過不去。」

白羽如他所願的把他帶回家，他們在地板上做愛，激烈而瘋狂。

文森特被他按在落地玻璃窗上，他的背後，燈火氤氳的倫敦城市華貴而優雅的無聲佇立。

白羽知道他們是同樣危險的人，但是，即使這孩子是野獸，也只是牙沒長全的野獸，他需要他的庇護，所以，一段時間內會乖乖趴在他腳邊、乖乖搖著尾巴。

文森特並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人會平白無故對你好，他想要在白羽身邊生存下去，就必須對他有用。而他的作用除洩慾以外，好像也沒別的了。

至於文森特又是怎麼搭上休斯頓的呢？

關鍵在於，白羽是休斯頓手下最得信任的王牌殺手。

休斯頓接手父親的幫派事業時，在他名下一棟私人別墅裡，開了個內部 Party。出席的，都是幫派內部人員，因此氣氛很隨意，大家喝著香檳，熟人之間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

「白，你把你的小貓咪帶來了？」休斯頓親自遞給白羽一杯伏特加。

他對手下從來不過多干涉，對他們的私生活更是很少過問。只要不會影響到他們為他做事，怎樣玩都隨便。

只是對白羽這樣兢兢業業、生活刻板的殺手來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尤物能讓他留在身邊兩年之久，這一點，讓太多人好奇，連休斯頓都忍不住想探聽一下。

白羽淺飲一口酒，微微側頭，「他在那兒呢。」

角落，少年垂著手，指尖托著一杯紅酒，察覺到他們的目光，他看向他們。

白羽微微一點頭。

於是，他很聽話的離開背靠著的牆壁走了過來。步伐優雅，一路吸引無數目光落在他身上。

「你的小貓真像這世界上已經絕種的貴族。」

「他的確是，純正的法國佩雷拉家族血統。」

休斯頓臉上浮現饒有興味的笑意。

「您好，我是文森特·佩雷拉。該死的佩雷拉家族的棄兒。」

「您好，我親愛的失去王冠的公主殿下。」休斯頓彎腰，親吻他的手背。

他注視著他天藍色的眼珠，瞬間似乎有什麼倏然發生，又倏然停止。

事實上，休斯頓的床絕不是好爬的，而且，似乎沒有男人爬過的先例。

但文森特幾乎是輕而易舉就躺在休斯頓身邊。他對人們而言有多大的殺傷力，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其實無害的眼神、需要人保護的脆弱姿態，卻又時時透露出危險的殺機、潛藏於血液中的強悍，就是這樣的矛盾造就他致命的吸引力。而他豐富無比的床上經驗讓任何人都可以從他那裡得到無上的快感、征服感，休斯頓也不例外，他喜歡和他做愛，並且因此，把他從白羽那裡要了過來。

文森特在白羽身邊待了兩年，從十四歲到十六歲。

這兩年間，他當然不是一直在床上呻吟，他成了真正的嗜殺者，學習了一切殺手應該學習的東西。

與其說是文森特背叛了白羽，倒不如說是白羽把文森特推給休斯頓。兩年間，他給這隻溫順的小貓咪裝上毒蛇的牙和狼的爪子，他可不想某天不明不白橫屍街頭。難以應付又捨不得殺掉一畢竟是自己養大的一白羽只好把這刺手的玫瑰丟給休斯頓。

到目前為止，文森特已經在休斯頓身邊待了兩年。期間，他替休斯頓料理了不少麻煩人物，從政要名流到街頭混混，像白羽一樣，在安全的距離，一槍斃命。也跟著休斯頓參與了不少黑市交易、火併之類的麻煩事，可在休斯頓家族中的地位一直很尷尬，不上不下，沒什麼實際權力。

人們似乎只看到，他是踹開白羽後爬上休斯頓床的男妓，很容易忘記他是個有殘

虐傾向的殺手，這也沒辦法，誰叫他那雙天藍色大眼睛如此有欺騙性。

他從沒有向休斯頓要過一分錢酬勞，不過在他十八歲生日時，他向休斯頓要了一份大禮——

那四個該死畜生的命。

他想殺掉他們易如反掌，但是他要大張旗鼓地殺死他們，做得徹底而絕情。

休斯頓問過他，為什麼要親自動手？

文森特回答，我不是獵人，只是隻獵犬，我撕咬獵物不為了殺他們，而是為了拯救自己。

休斯頓也這樣問過他，不想向佩雷拉報仇？

文森特很輕蔑地笑答，獵犬去咬老虎，不是找死嗎？

實際上，這句話涵概了很多的深層含意。

獵犬雖然咬不死老虎，但是獵人可以一槍斃了牠，但是就怕，對老虎的獵殺，是以犧牲獵犬這個誘餌為前提的。

文森特不傻，他才不會要和誰同歸於盡。

他從不認為自己是那些電影、小說裡的悲劇人物，要為了復仇這樣虛無縹緲的事而活著。

活著，並不是為了什麼。但活著一天，就要充分的去享受。

比如，現在。

第二章

並不算嬌媚的呻吟，還帶著刻意的壓抑，卻能輕易挑起人的慾望，讓人瘋狂。

文森特看了眼車窗外，皺眉，「已經到了，我說你是不是該停下了。」

加長的勞斯萊斯緩緩駛入高大的黑色鐵門，來到灰色的高大城堡前。

文森特仰頭，透過天窗看著城堡尖尖的哥德式屋頂，輕輕抱住男人的脖子。

休斯頓看著他因為高潮而染上淡淡血色的臉，不得不再一次讚嘆他完美藝術品般的美麗。

美麗而危險，溫順而叛逆，高貴而墮落，優雅而放蕩。

像一個折翼墮落的天使。

同時誘使別人因他而墮落。

如果他是個笨蛋，休斯頓會更願意把他留在身邊，因為笨蛋沒有威脅，但是相對的，笨蛋太容易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會讓人很快失去興趣。而越是難以掌控、難以得到的東西，越是能引起人的興趣。

這就如同對弈，棋逢對手，才能保持長久的樂趣。

休斯頓家族和佩雷拉家族是世仇。

兩方的敵對衝突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持續了兩個多世紀。休斯頓留文森特在身邊，部分原因是為了羞辱佩雷拉家族——道上人都知道，佩雷拉家族的二少爺，是躺在休斯頓床上的男妓。

這種程度的羞辱，對貴族來說，與拿刀去捅他沒什麼區別。

唐·佩雷拉，佩雷拉家族的現任族長，文森特的哥哥，以叛逃罪，在道上向文森

特下了一級追殺令。

不過除了佩雷拉家族的殺手，道上沒人願意牽扯進這兩方的恩怨。錢固然誘人，也要有命花才行。

文森特下了車，穿著黑色制服的侍者替他開門。

休斯頓站在高高的台階上等他，對他伸出一隻手。他墨色的頭髮被風微微吹亂，背後是炫目的燈火。

那一刻，文森特突然有種錯覺。

他彷彿一直站在那裡伸出手，等著自己。把自己從黑暗中帶進光明。

不過到底是光明還是黑暗，他再清楚不過。

文森特的皮鞋踩在地磚上，發出響亮的迴響，一聲又一聲，節奏從容而規律。

古堡頂樓，巨大的半圓形陽台，文森特背靠著欄杆，吹著冷冷的夜風，指間瀰散著淡淡的煙味。他一直只抽低焦油、低尼古丁的女士香煙，那修長纖細的煙身與他的氣質很相稱，優雅又帶著些許懶散。

有時候他會做一些無聊的思考。

比如，我為什麼活著？

文森特從來不是個不自量力的人。他雖然恨唐，但是沒有想過要去殺他，因為他不想因此死掉。他想活著，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而活。也許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他也不會異想天開地認為休斯頓會為了他去和唐火併。這兩大家族雖然摩擦不斷，但極少出現正面衝突。兩隻野狼相互仇視的同時，不會忘記天上飛著的禿鷲和周圍虎視眈眈的豺犬。

現在這樣的生活很好。

有溫暖的床，雖然經常睡不好；有精緻的衣服，雖然肯定要被剝下來。他在休斯頓身邊，只要乖乖聽話，就很安全。

只是，會覺得缺少什麼，這樣的生活讓他覺得空虛而糜爛。

「小孩子不要老是抽煙。」淡雅的男音在夜色中響起。那嗓音和煙草一樣，可以給人沉溺的感覺。

休斯頓的手從文森特背後環過來，擁抱他冰冷的身體，拿掉他指尖上的煙，「但是又不忍心讓你戒了。」

「為什麼？」文森特把櫻桃味道的煙霧慢慢吐出來。

「你不知道，自己抽煙的樣子有多美。」

文森特只是淡淡的笑。

他是男人，不需要這種恭維，但這樣的恭維如果是從休斯頓嘴裡說出來就另當別論了，誰叫他是他的飼主。

他在休斯頓懷裡轉過身，面對著他，然後踮起腳尖，淡色的唇輕輕在他嘴角吻了一下。「我猜，你總是用這樣的話來勾引女人。」

休斯頓笑了笑，眼神很溫柔，他拿出一個小禮盒遞給文森特。「打開看看。」

文森特楞了下，接過去，手指靈巧地拆開緞帶和包裝。

一只精巧的玻璃瓶，瓶身裝飾法國的空軍軍旗。

Vol de Nuit 午夜飛行。

嬌蘭一九三三年推出，融合了清新、優雅、冒險和刺激的特質。綻放於美麗女人的髮際，每夜每夜，淺淺飄散在空氣中，帶著魅惑人心的妖冶。

文森特修長的手指輕輕把玩著這精緻的小玻璃瓶。

女士香水？

「很早以前就覺得它是為你而存在的。喜歡嗎？」

文森特打開瓶蓋，輕輕把香水噴在手腕上。

有多少年沒收到過禮物了？雖然是沒用的東西、雖然有著些許羞辱的意味。

休斯頓無時無刻不在對文森特彰顯自己的強勢、自己主人的地位。

而文森特，也不厭其煩，一遍遍向他表明自己的忠誠和溫順。

倒是很合拍的兩人。

粉色的舌尖輕輕舔了舔手腕上的香水，然後帶著微笑親吻面前高大的男子。

「謝謝你，休斯頓。」

午夜的鐘聲在古老城市中，穿透迷濛的霧氣，悠悠迴響。

Crescent